

近代建築史

賀 陳 詞 譯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by kenneth frampton 1980



譯文卅六萬字，插圖六百餘幅，雖不偉大，亦不算小兒科，其送印、校對、拍照、版面設計等工作，非有一個強有力的後勤隊伍莫辦，我有幸擁有這麼一個：拍照由蕭百興同學獨任巨艱，陳金川同學張珩同學負責一部份抄寫和校對工作，王博仲助教為我編輯「主要建築學者與建築師生卒年表」和張羅參考書籍。原以為人手已夠，不虞忙亂，不意初校時發現尚有甚多事情待辦，人手頓感不足，歐東益同學恰於此時翩然來舍，並慷慨地拔刀相助，這太難得了，我要「許多謝謝」（隨興翻譯）他。後來許多抄寫、圖片整理、封皮設計和版面設計等工作都由蕭百興和歐東益同學比肩任之。二校後我不得不來香港，三四五校和編插圖樣等工作只好一腳踢給他們二人，其繁重是可以想見的。這本書得以問世，這本書在最後「造型」上如有可取之處，都是全體後勤人員的功勞，尤其是，大大的是歐蕭二君，再一次「許多謝謝」了。

最後，這本書牽涉之廣，是建築書籍中所僅見，天文地理外加洋八索洋九丘，居然還出現詩歌，這許多玩意兒雜陳而無譯述上的舛誤，決非才薄的譯者所能辦得到。而今之計，只有祈求讀者不吝惜你的指教，一則藉開茅塞，再則得以於再版時（如果有幸）矯正。幸甚，幸甚。

賀陳詞 72.10. 於香港

近代建築史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

譯 者：賀 陳 詞

發行人：林 素 瓊

發行所：茂榮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安西路118號

郵政劃撥：臺北16014號

電 話：5 7 1 3 5 6 8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273號

初 版：中華民國73年元月15日

保留版權

不准翻印

定價新臺幣450元

內 部 參 考

F 187/74 (中3-3/2)

近代建築史

B G 000670

譯 序

自從本世紀初（或可提前到19世紀中）「現代建築」挾其精湛理論傲岸地登上文化舞臺以來，搖擺近兩個世紀的建築學術與創作，算是重新拾回重心。其過程之錯綜複雜，遠非歷史上任何文化變局所可比擬，此艱辛的探索工作遂給予建築史學者以極大的挑戰，而致遲遲未見這方面的巨著問世。降至40年代年始有 Giedion 的「時空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的出版，仍然不是以嚴肅的史筆寫成的。至於體例與內容均適於作大學教科書用的書，更是長時間空白，要到80年代開始才看到 Kenneth Frampton 這一本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1980)。難怪此書甫出，即洛陽紙貴，據作者覆信稱，已有法、德、意、日、西班牙文譯本。譯者不敏，也來挑一次湊熱鬧的重擔，明知「才薄將奈重擔何」，但爲了給中國建築學術界做點打雜的工作，只好冒昧上陣了。此書的尋找經過，頗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不妨在此一表：

譯者濫竽「現代建築史」講席十餘年，老覺得東拉西扯，胡謔一通，不是辦法，但確實找不到適當的書供學生精讀。大概是67年前後，閱讀Charles Chenck: "Modern Movement in Architecture" 時，發現參考書目內赫然有一本 Frampton: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註明即將於1973年出

版 (Chenck 的書也是 1973 出版的)。Frampton 其人我曾讀過他的文章，他的書應該會有水準的。此時已是 1978 年，當已出版無疑，但遍查 "Books in Print" 找不到出版書店，想郵購無從。1979 年夏我到我的「美國分舵」小住，遊波士頓時曾到 MIT 圖書館找這本書，原以為一索即得，結果是沒有影子，跟著到了 Washington D.C. 在國會圖書館居然找不到這本書，這才覺得奇怪，因為出版的書不送給國會圖書館是取不到版權的。我仍不死心，再一車之便到了 AIA (美國建築師公會) 總部，就詢於那位圖書管理員，她著實查考一番後斬釘截鐵地說此書絕未出版，否則她那裏不會沒有，我只好唯唯。門人王綽教授正任教於 VPI (王君成大 49 年畢業曾任 VPI 建築研究所長建築學院副院長)，我往訪時告以此奇事，他說此事易辦，VPI 將於下學期請 Frampton 來短期客座 (Frampton 時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到時間他本人便知。暑盡秋涼，我邁返寶島，不久就接到王綽教授的信，說已面詢 Frampton，據告他寫此書時曾與 Charles Chenck 談及，此君遂以為即將出版，實則此書須 1980 年才能出版云。第二年 (1980) 的秋天，我終於從王綽教授那裏收到了這本兩年尋尋覓覓的書。

一閱之下，便覺得這本書是用「史筆」寫的，不是專揀有趣味的寫，言簡意賅，尤適宜於作教科書之用，第二年就着手翻譯了。書名為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我輕輕地譯作「近代建築史」，似不很切題，擬在這裏先作兩點交待：

「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 一辭，無形中已成為專有名辭，係指歐西因啓蒙運動 (Enlightenment) 和工業革命的衝擊，形成新的價值觀和美學思想，再從而孕育出來的一種新的建築型式。大概彼時只是下意識地名之曰「現代建築」，意謂「現代的」，「非固有的」，但沿用到一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起碼也是 60 年 (從 1920 的 Bauhaus 算起) 後的今天，仍然稱其為「現代」，未免有點滑稽。我們深知，歷史事件的命名係歷史學家的專利，當事人不可得而「自封」，將來我們會享受什麼樣的命名，無由前知。其為「國際式」乎 (此說雖已成過去，但仍有片面的實在性)？其為「工業生產式」乎 (近年頗認為從水晶宮經 Mies, Fuller 一直至巴黎的龐畢度中心，均屬於「工業生產式」)？或者逕稱為「硬紙盒式」乎 (Lewis Mumford 曾有此譏評)？抑或根本不再命名，

只冠上時代以示區別。但有一事可以斷言，決不會永遠稱廿世紀的建築為「現代建築」，因為「現代」如專有所指，將來的時代就沒有它自己的「現代」了。這樣，「現代建築」云者，已失去其紀年的意義，但又不得不紀年，便索性不尊重其「專有名辭」的原意，只習慣地紀年，改現代為「近代」，落實其為近代的產物。其次，書的原名既為“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忠實的譯筆似應為「批評的近代建築史」。這一辭型用作書名，總覺得有點怪怪的，也許是中文的修辭學不作與說得太明白，而總是帶點含蓄吧。好在書的內容除最末一章外，全篇批評的份量並不算重，倒是相當「含蓄」的；再說，歷史的敘述未有不稍涉批評者，未有不從道德和價值出發者，此所以有「史觀」之說。于是，標明「批評」與否，只是修辭問題，而非實質問題，便修辭地簡化為「近代建築史」了。

最早奉為經典之作討論現代建築的書，自然是 Giedion 的「時空建築」。此書出版於 1940 年代，也許是時機尚未成熟，文獻未盡出現，許多盤根錯節的關係還不能完全明瞭，作者只就其所熟悉的事情作片斷的非系統的描述，倒有幾分像中國式的「隨筆」，寫來娓娓動人，以言「史筆」則尚有一段距離。哈佛大學教授 Curtis 就曾明說，Giedion 過份重視他的朋友 Gropius, Mies 和 Corbusier 的代表性。事情雖非盡然，此書忽略了太多的東西則是事實。因「遺產」而導致「忽略」，在所難免，有意斬斷某些淵源（如新古典主義）和姻親關係（如新藝術運動），那就是「史觀」和「史筆」的問題了。

60年代以來，正式以「史」的姿態出現的「巨著」有兩本，一本是 Leonardo Benevolo: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1960)，另一本是 Tafuri and Dal Co: “Modern Architecture”(1976)，兩本書的作者都是當代意大利建築史學家。說「巨著」是很寫實的，篇幅夠大，插圖夠多，印刷編排都是上乘，後者尤其是特大型，西方稱 Coffee table format，是重到不能捧在手上讀的。Benevolo 算是盡到史學家的職責，忠實地紀錄下所發生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流水賬式」的，只平鋪直敘，不作渲染和演繹，雖然脈絡不很明顯，但也沒有任何歪曲，而「歪曲」則是十分可怕的。此書對都市的演變用力特多，有一篇評論此書的文章諷刺地標題為「許多城市的故事」(Many stories of Cities)，譏其走過了

頭。這一點與 Tafuri 的「巨著」相雷同，其為意大利建築史學家的共同心態歟？

Tafuri 與 Dal Co 合著的“Modern Architecture”意大利文本出版於1976年，1979年譯成英文，始成為 Nervi 主編的世界建築史系列中的一本。Tafuri 的思想和行為背景我們不大清楚，就書論書，這本書是從左翼觀點出發的，甚至是在玩「極左意底牢結」魔術，因而有不同的論旨和價值觀。極左人士是忽視傳統文化成就的，當然不承認現代建築的文化淵源，便硬生生割斷十九世紀以前的血肉相連部份。此書不理會主流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一反通常對單棟建築物和建築師的描述，而以工業化的都市環境涵蓋建築成就。對現代建築造型尤持怪論，認為是「一種精神上的貴族在打出最後的一張牌」(This was the way the aristocracy of the spirit played its last card) (原書P. 15)，認為所有前衛思想都在企圖理想化殘酷的資本主義，因而造型毫不足重視，社會主義的意底牢結 (ideology) 才是最基本的。對於 Alvan Aalto 的批評尤難令人信服。Aalto 是一位很灑脫的建築家，他從來不參與國際建築界的是非，也從來不以大師自居，他只是默默地玩他的木材魔術和用起碼的工業材料作高水準的設計演出。也許瀟灑、浪漫、善良正犯了極左的忌諱，遂判定他的作品缺乏對都市的切題性（他本就喜歡芬蘭的樺木林和秀美的湖泊），認為他不能納入使現代建築作戲劇性發展的大題目以內，也認為他的作品の本質只是巧妙的混亂，不足以複製 (reproduction)，不足以在既有根源之外複製。此「複製」之論尤其荒誕，難道建築是應該穿「制服」的？若然，我們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早在50年代出版的 Joedick: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值得一提。作者是德國 Stuttgart 大學的教授，他並非建築史學家，而是大學教授、建築評論家、開業建築師三棲，此作和他 60 年代末期出版的姊妹篇 “Architecture Since 1945”，正是「三棲」的具體表現。除史料不夠周詳、非正統「史筆」之作外，所論甚有見地，簡而約的行文常能發人深省。還有一樣，它填補了這許多年「近代建築史」教科書荒的空檔，毅然負起了啓後的責任，亦是難能。因所論甚有深度，今後還是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書。

「近代建築史」實在是難產，上述幾本書問世後，亦未見得能滿足眾多讀者

的苛求，甚至還有包含毒素的，這真是難言之矣。現在只有看遲來的（1980）Frampton 這一本書了，看能否通得過批評家的顯微鏡作業。

Frampton 這本書也是一套“The World of Art”叢書內的一本，篇幅和版式甚至定價也許都有限制，先天似已不能成為「巨著」。出版後，批評文字連續出現，Frampton 自己復以客座編輯身份為“Architecture Design”雜誌編一現代建築批評專號，內載批評文章五篇（有二篇是轉載的），就所知在“JSAH”和“Record”上又各有一篇，還真是熱鬧。批評自然是好壞評雜陳，茲歸納如下：

先說好評：①以第二部份共27章為主，而以第一部份前導，第三部份殿後，體例謹嚴，可視為1980年代的標準教科書。②第一部份以新古典主義的發生、都市的成長、技術的改變等三章概括現代建築的前期，清晰而有力。③各章標題明顯，容易自修。④第二部份第 1, 3, 4, 8, 10, 11, 12, 15, 17, 19, 22, 23 章和第三部份的第 2 章，都是很燦爛的章，尤以第22章的「阿爾托與北歐傳統」多認為很精彩，謂為對阿爾托作出新的估評。⑤第二部份各章的資料幾乎都是蒸餾過的，故不必對複雜的資料作列舉式的敘述。⑥萊特、密斯、柯布意均以二章或三章的篇幅作專章敘述，並置於適當位置，既能配合主流，又可個別論列。

再說壞評：敘述像是對「熟悉內幕的人」而寫的，人名地名太多，而又交待得不夠。②插圖既少又小。③第一部份應提及當時的建築教育。④忽略了一些次要但很豐富的人物如 Goff, Halprin, Johansen 等，Sert 和 Scharoun 雖曾提及，卻語焉不詳。⑤第 9 章的「維爾特與神會的抽象」嫌勉強。⑥最後一章的「場所、生產與建築」嫌猶豫不決，未提及 Post-Modern Architecture，似未終篇。

第①、②兩項確是事實，「像是對熟悉內幕的人而寫」尤其中肯。作者在「導論」裡曾表明此書的多種閱讀方式的可能，即可作教科書、專題研究及一般瀏覽之用。作前二者用甚佳，批評家們也一致這樣認定，恐怕作者自己也有意於解救教科書荒。至於「瀏覽」則未必適合，因為這本書不算通俗，瀏覽不了的。如作教科書用，通過「為人師」者的消化串聯和補充，則第①、②項都不是問題了，反而有秩序井然、涵蓋面廣闊的效果，教科書固當如是也。壞評的第④項與好評的第④項彼此衝突，作者原有權作材料上的取捨，但也許是真的遺漏。對

Scharoun語焉不詳，幾乎是遮住了歐州文化另外的一角，這另外的一角只由阿爾托微露點端倪是不夠的，東方人當特別敏感於這一層。但話又說回來，西方藝術史學家均不見及此，其為西方人文精神衰頹因素之一歟？第⑤項誠然。第⑧項與第⑥項的Post-Modern部份不能據以作價值判斷，「有」固佳，「無」亦非不佳，至少建築教育部份是很容易由「為人師」者作講授補充的。至於 Post-Modern 部份，此浪潮雖非革命行動，卻是演進的第二回合（如果認為 Bauhaus 是第二回合，Post-Modern 就是第三回合了），其價值取向多少有些不同，且尚在未完全確定之秋，不宜過早「蓋棺」（搬上正史就稱蓋棺了）。我倒贊成最末一章的「評論中暗示前景」的寫法，既週延，亦希變，但很不好寫。果然，此最末一章給批評家找到一塊骨頭，可見立言之難。據作者在 AD 批評專號裏說，他的原稿是沒有這一章的，應出版商之請，希望從60年代延伸至70年代，便「表面上」（ostensibly）增加了這一章。這塊免費骨頭真是很冤！亦可見「表面上」的事做不得，生意眼的話聽不得。

經過詳細推究後，除第⑤項「維爾時與神會的抽象」一章稍嫌勉強外，其餘或易補救，或為仁智之見，大體上可以說瑕不掩瑜。全書共32章，有13章為挑骨頭的批評家認為很燦爛，算是很可貴了。最能確定的一件事，就是它是一本「標準」教科書，因為體例謹嚴，涵蓋面廣闊。

翻譯之事，日本人做得最出色，往往通過註解插圖和好的版式能加倍發揮原書的功效。譯者不才，願意一試。「像是對熟悉內幕的人而寫的」這一項的對策，自然是增加註解，便參閱各種類書作成150個註解，希望有助於閱讀。書中引用歐洲他種語文甚多，亦為「像是對熟悉內幕的人而寫的」因素之一，常見的是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偶然還有西班牙文拉丁文，均不再用英文解譯，這憑空增加東方讀者譯者許多困難，只好硬查字典和到處求教了。圖太小好辦，放大了事，圖太少須要補充就不太好辦了，偏偏內容到處招惹，都要找出圖樣來作證，幾乎不是我們現有的圖書資料所能達成，最後計增加插圖325幅，連同原有的296圖，共621幅，已不下於前述的「巨著」了（圖樣並不完全相同）。為尊重作者，原有圖樣編號仍保留，新增圖樣加一字母，插入適當位置（如18a, 35c）以示區別。圖樣放大增多後，版面設計（Format design）的問題隨之而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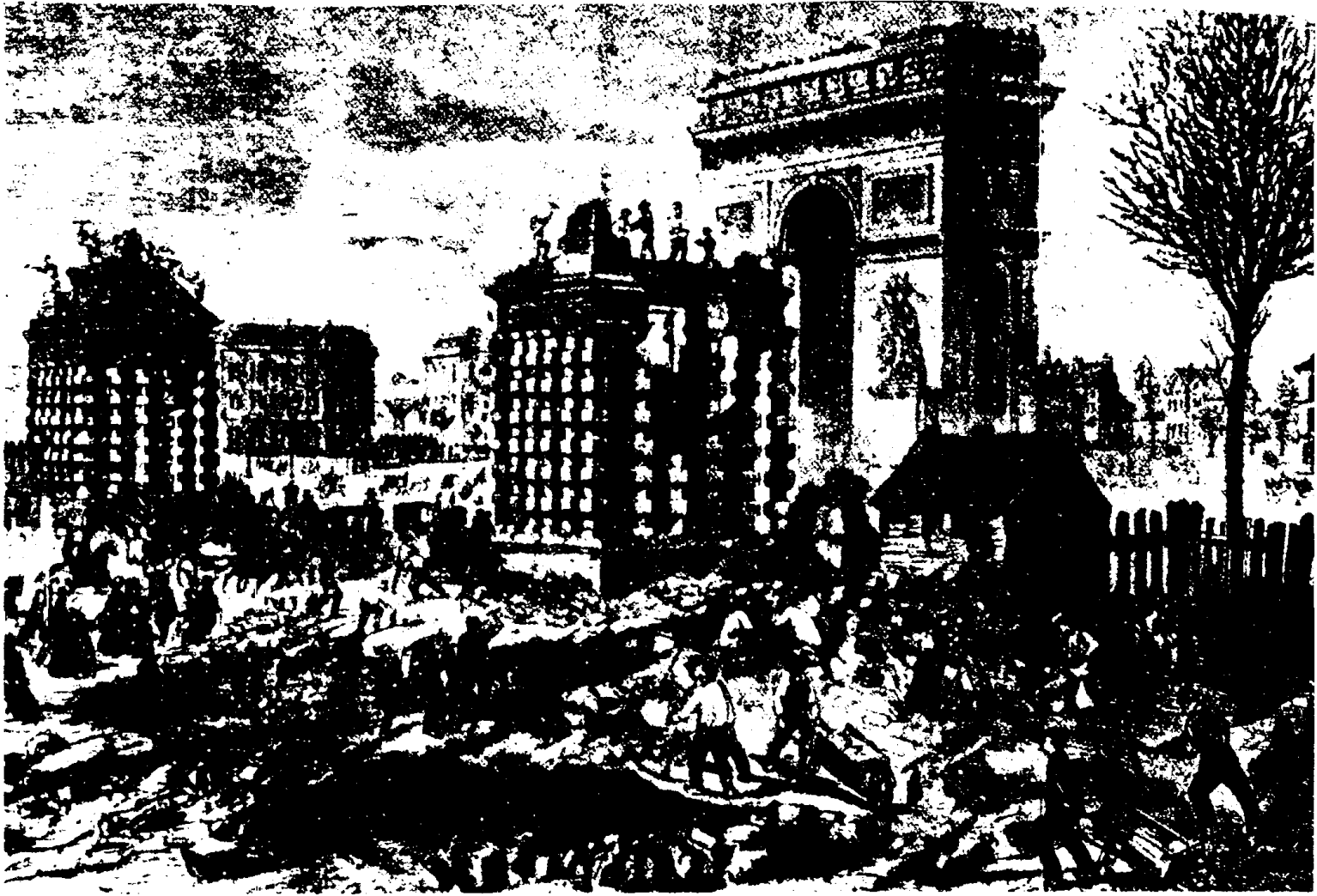
國出版機構尚不作與聘請版面設計專材，只有自己再任巨艱了。作者寫這本書時大概有點倉卒，倉卒得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代均無交待，這是說不過去的。為查閱方便，書末現專列一「重要建築學者與建築師生卒年表」。另外，譯文均於適當處所增加小標題，印於左側留白欄內，也為的是查閱方便，但願不致傷害到原文。原書的參考資料曾分章列舉，非常豐富，甚有助於研究工作，所佔篇幅幾不下於索引，可惜這些資料的絕大部份是國內找不到的（我們何時才能擁有豐富的資料啊），為節省篇幅，便略而不印了，好在必要時尚可求之於原本。本書人名地名特多（已為一位批評家所詬病），對東方讀者來說，反而增加困惑，譯時便略掉一些不必要的，當不算不忠實吧。

此外，人名地名的翻譯問題，譯者在這裏冒了一個大不韙：除已通行的譯名外，其餘仍用原文，不音譯成中文。我們當然希望譯名統一，對科技專有名詞來說，這是易為的事，對人文科學來說，就很難辦到了，因為沒有一定範圍。於是譯者隨興翻譯，有冠以中國姓者，有在譯名上作價值判斷者，本來是一個人，卻有很多中文名字，使初學者如墮五里霧中，將來非搞出個「譯名訓詁學」不可。舉例來說：著名詩人 Eliot 我們譯作「艾略特」，那位上海才子錢鍾書卻譯作「愛利惡德」（順便教訓他一番），鬼才知道這兩個名字會是一個人。法國文學家 Hugo，我們有譯作「翬俄」者，有譯作「雨果」者，恐怕要困擾相當長時間後才知道兩位一體。翡冷翠與佛羅稜斯原來是一個地方（Florence），是很難聯想得起來的。此等事的確很難避免，或謂可在譯名後再附原文，只恐附不勝附，「瀏覽」的人照樣困擾不誤。譯建築的書似乎比較好辦，畢竟建築是相當專業化的，讀者只要有高中畢業程度，與其讓他記咕啞嚙牙的翻譯名詞，滋生困擾，還不如索性記原文。以原文名其人名其地，理當如此，完全不牽涉到「全盤西化」的問題，也不會妨碍傳統文化的發揚，一俟某些譯名統一通行後（只要不隨興翻譯，假以時日會統一通行的），仍可在中原文之間自由選擇。再有就是這本書的人名地名特多，如逐一譯成中文（難免會「隨興」），則滿紙咕啞嚙牙的文字，有如佛經，有如咒語，結果將會慘不忍「讀」。譯者乃毅然決然除已通行譯名外，除出現於標題中的以外（希望這些譯名將來能統一通行），其餘均不再譯成中文。區區微忱，尚請讀者垂察。

目 錄

譯 序.....	VI
導 論.....	2
第一部份 文化發展與對技術的偏向 1750-1939.....	7
第 一 章 文化的轉變：新古典主義建築 1750-1900.....	8
第 二 章 地區的轉變：都市發展 1800-1909.....	22
第 三 章 技術的轉變：結構工程 1775-1939.....	36
第二部份 批評的歷史 1836-1967.....	58
第 一 章 信息突忽而來：英國 1836-1924.....	59
第 二 章 愛特羅與莎利文：集會堂與高層建築 1886-95.....	76
第 三 章 佛蘭克·羅·萊特與草原的神話 1890-1916.....	87
第 四 章 結構理性主義與奧維勒都的影響：高迪，荷塔，桂瑪，柏萊奇 1880-1910.....	100
第 五 章 馬肯塔希與格拉斯哥學派1896-1916.....	116
第 六 章 可敬的出發：華格納，奧布雷克，霍夫曼1886-1912.....	122
第 七 章 安東尼·聖伊利亞與未來主義建築1909-14.....	134
第 八 章 阿道夫·路斯與文化的轉捩點1896-1931.....	144

第九章	梵·德·維爾特與神會的抽象觀念1895-1914.....	153
第十章	湯尼·甘尼爾與工業城市1899-1918.....	160
第十一章	奧古斯都·浦雷：古典理性主義的演進1899-1925.....	167
第十二章	德國藝工聯盟1898-1927.....	173
第十三章	「玻璃鍊」：歐洲的表現主義1910-25.....	187
第十四章	包浩斯：思想的演進1919-32.....	201
第十五章	新實在精神：德國，荷蘭，瑞士1923-33.....	212
第十六章	格式學派：新塑造主義的演進和分裂1917-31.....	230
第十七章	柯布意與「新精神」1907-31.....	244
第十八章	密斯·梵德羅和事實的新意1921-33.....	267
第十九章	新集體主義：蘇俄的藝術與建築1918-32.....	279
第二十章	柯布意與「光輝的城市」1928-46.....	296
第二十一章	佛蘭克·羅·萊特及其「看不見的城市」1929-63.....	312
第二十二章	阿爾伐·阿爾托和北歐的傳統：民族浪漫主義和多雷斯感受 1895-1957.....	324
第二十三章	瑰瑟浦·特朗尼與意大利理性主義的建築1926-43.....	349
第二十四章	建築與國族：意識形態與表現1914-43.....	360
第二十五章	柯布意與鄉土的不朽1930-60.....	384
第二十六章	密斯·梵德羅與新技術的不朽1933-67.....	400
第二十七章	美國新政的晦暗：佛勒，強生與路易士康1934-64.....	413
第三部份	批評的延伸1925-78.....	433
第一章	國際式：主題與變化1925-65.....	434
第二章	新橫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建築：英國1949-59.....	459
第三章	意識形態的變遷：CIAM和十人小組，批評與反批評1928-68.....	472
第四章	場所、生產和建築批評理論之路.....	490
	重要建築學者及建築師生卒年表.....	522
註解		524
索引		536



卷頭挿畫：現代世界的建築就某種程度言，幾乎不能與其他時期或其他文化平行，只能視其為意識和政治變遷的象徵表現。思想創造建築物，也毀滅建築物。此浮雕表示大約 1860 年 B. Haussmann 的工人正在拆除 Ledoux 設計的稅關建築，這些稅關建築曾是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光輝的例證，建於法國革命前，是巴黎的稅收站，革命時曾遭攻擊和毀壞，作為洩憤的象徵。後方是凱旋門，1811 年由 Chalgrin 設計，是為紀念拿破崙的勝利而設計的，但當 1836 年完工時已是人民的國王 Louis Philippe 時代了。時當 1860 年，凱旋門成為拿破崙三世改建巴黎的重要部份時，Ledoux 設計的這些粗俗的神廟便被拆除，而讓出路來形成現在的圓環了——公定名稱為戴高樂圓環。

導 論

有一幅 Klee ①的畫名為新天使 (Angelus Noyus)，畫一位天使正注目凝視，又有點想移開視線的樣子，他眼神凝聚，口微張，兩翼展開。這正是一幅歷史的天使圖呵。他的面向着過去，我們能感知那裏有一連串歷史事件，他看着一大堆災害的殘骸堆在他的前面，天使頗願停下來救醒死者，使從破碎中復原，但暴風雨正從天國來襲，擊傷他的雙翼，致不能接近那堆殘骸，且把他無可抗拒地推向他背向着的未來，那堆殘骸更越堆越高。此暴風雨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Walter Benjamin：論歷史哲學 1940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寫一薄現代建築史所面臨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解決肇始的時期問題，越是大力尋求源頭，越會追溯得很遠，倒好像是不真實了，于是追溯之事，如不溯至文藝復興時期，也得追到十八世紀中葉，當是時也，新的歷史觀點促使建築師懷疑維楚亞斯 (Vitruvius) ②的古典法則，而引證古代遺跡以建立客觀的研究基礎，同時，整個世紀在技術上已有重大改變，現代建築所須的條件已顯現在十七

世紀末醫生建築師 Claude Perrault ⑧之向 Vitruvius 的甚具權威的權衡 (proportion) 理論挑戰和顯現在建築與工程之終於分裂，其時為1747年法國建立的第一座工程學府「道路橋樑工程學院」(Ecole des ponts et Chaussees) 之時。

這裏先提供現代建築「史前」的綱要，前三章為引發現代建築的文化、土地和技術的轉變，並簡單敘述 1750 至 1939 的建築、都市發展和工程技術諸問題。

以批評的觀點寫綜合而簡明的歷史，最先要決定包括些什麼材料，其次是解釋事實時須保持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我允許我自己不在這二點上維持我所希望的一致性，一部份是因為實情常優先於解釋，一部份是因為所有資料並非作同樣深度的研究，另一部份是因為我的解釋立足點常因主題而異。在有些例子裏，我曾嘗試用特別方法，從社會經濟學或意識形態的觀點來誘發，在另一情形下，則限制使用一般的分析。此種不同，係由於此書的結構是由短的章節所組成，每個章節既討論建築名家，亦談及重要發展。

我嘗試允許以多種方式來讀本書的可能性，自然也可以隨意涉獵，此書之組織雖偏向一般讀者或大學肄業生，但希望不意的瀏覽亦可刺激研究興趣，和證明其有助於專家對於專題研究的發展。

除此以外，行文結構與一般無殊，但我嘗試在可能時讓主角說他自己的話，每章的開頭都加入些特選的文字，用來洞察某種特別文化的態度，或精釋作品的

內容。我努力於使用此類「聲音」來闡述現代建築之發展成連續的文化的成就，並指出有些事情為何在某一歷史階段失去其中肯性，而於稍後重新增進它的活力，好些沒有實現的作品的確有此特性，因為對我來說，現代建築史本身就是一種思想意識且甚有爭論餘地，一如建築物本身一樣。

像許多我們這一代其他的人一樣，我也曾受馬克斯史觀的影響，但粗看即知，行文完全沒有應用這種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最親近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理論，倒甚有影響於我的觀點，並使我敏銳地意識到啓蒙運動的悲觀面，這個很不理性的理性名詞使人與生產疏離，一如與自然世界疏離一樣。

啓蒙運動以後的現代建築的發展，似乎分成二個方向，一是前衛式的烏托邦主義，最先作具體說明的是十九世紀初勒蒂克斯（Ledoux）的重農主義城市；另一個是反古典、反理性、反實用的基督自新者，最先作此宣告的是 1836 年 Pugin 的書「對照」（Contrasts）。因為努力從事於高度分工和高度工業化都市化，資產階級文化一方面正搖擺不定於計劃化、工業化的烏托邦，另一方面卻否定機器生產的歷史現實。

所有藝術都受其生產與再生產的意義所限制，這在建築尤然，不僅受其技術方法的限制，也受其外在生產力的限制。試看都市的情形就很明顯：自從建築與都市分開發展以來，彼此一直有互作貢獻的可能，但很長時間後，這種可能性會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消費者的經濟需求繼續膨脹不已，都市遂大為失去它的整

體性的重大意義，這種不能控制的力量所造成都市的浪費，可由二次大戰後美國主要城市的加速腐蝕來作說明，這都是高速公路郊區發展和超級市場的聯合功效所產生的結果。

到今天為止，現代建築的成功或失敗以及對將來的可能角色，都應該就其複雜的背景作最後的評估。誠然，建築的抽象造型在貧乏的環境裏曾扮演著一定的角色，特別是在建築類別和構造方法都很理性化的地方，特別是材料的修飾和平面的形式都已減到最低，因而價廉為大家所樂於採用的地方。建築善意地融合廿世紀的技術與特殊建造方法往往造成誤解，其所採用的語言幾乎完全是表現特殊建造方法或次要元素的存在，如坡道電梯、樓梯、升降機、煙囪、通風管、垃圾管等，古典建築的語言則無多採用。在古典建築中，這些設施均隱藏在立面的背後，建築物則自由作建築本身的表達，而抑制經驗事實，使建築能通過思考以象徵理性的權力。機能主義則是基於相反的原則：把表現減到最少，只剩下用途和建造方法。

懷於此類現代簡化者之侵襲，我們要極力再一次回到傳統，以通俗的鄉土圖像來渲染我們新的建築物。我們知道，大眾化必然要求重拾樸素的意象和手工藝的適切，我們也知道，古典的參考常是不可思議的，正如它的傲岸的氣派一樣。只有好好地做批評，使其範圍超越於式樣的表面問題以外，才能要求建築的實際應該是重新厘定其為「場所」的創造，重新界定建築這塊堅實的領土為批評的，